

海上花列传

Ⓣ

「清」韩邦庆 著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海上花列传

下 册

[清] 韩邦庆 著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1)
第 二 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信人吃酒枉相讥	(10)
第 三 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18)
第 四 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26)

海上花列传

- 第 五 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35)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
- 第 六 回 养因鱼戏言微善教 (44)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
- 第 七 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53)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
- 第 八 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61)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
- 第 九 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70)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
- 第 十 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78)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
- 第 十 一 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86)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
- 第 十 二 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94)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
- 第 十 三 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102)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

第十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110)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118)
第十六回	种果毒大户撮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126)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135)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144)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浹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152)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谰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160)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168)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177)

海上花列传

-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186)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
-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怨同行相护 (194)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
-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202)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
-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211)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
-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220)
证孽冤淫娼烧灸手
-
-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229)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
-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238)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
-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栈用相帮 (247)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
-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怨亲情断绝 (256)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

-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265)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274)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下 册

-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283)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292)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301)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310)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319)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328)
羨暇嘴渔艇斗湖塘

海上花列传

-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337)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
-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346)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
-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 (355)
急鸩难陶云甫临丧
-
-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364)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
-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373)
惩贪黠挟制价千金
-
-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382)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
-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391)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
-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400)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
-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409)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脏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418)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427)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436)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442)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451)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葢整纲常	(460)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徬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469)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眩篋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478)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487)

海上花列传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496)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505)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514)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523)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532)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541)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550)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按：来安暨沈小红兄弟在客堂里等了好多时，娘姨阿珠出来，却和沈小红兄弟先回。来安又等一会，洪善卿才出来，向来安道：“俚哋教我劝劝王老爷。倪是朋友，倒有点间架头。要末同仔王老爷到俚搭去，让俚哋自家说，耐说阿对？”

来安哪有不对之理，满口答应。善卿即带来安同行，仍坐东洋车，径往四马路东合兴里张蕙贞家。

其是王莲生正叫了四只小碗，独酌解闷。善卿进见，莲生让坐。善卿笑道：“昨夜头辛苦哉？”莲生含笑嗔道：“耐再要调皮，起先我教耐打听，耐勿肯。”善卿道：“打听啥嘎？”莲生道：“信人姘仔戏子，阿时无处打听哉。”善卿道：“耐自家勿好，同俚去坐马车，才是马车浪坐出来个事体。我阿曾搭耐说：沈小红就为仔坐马车，用场大点？耐勿觉着嘛！”莲生连连摇手道：“甯说哉，倪吃酒。”

娘姨添上一副杯筷，张蕙贞亲来斟酒。莲生乃和善卿说：“翡翠头面甯买哉。”另有一篇帐目，开着天青披、大红

裙之类，托善卿赶紧买办。善卿笑向蕙贞道：“恭喜耐。”蕙贞羞得远远走开。

善卿正色说莲生道：“故歇耐讨蕙贞先生是蛮好。不过沈小红搭耐就实概勿去仔，终好像勿局哩。”莲生焦躁道：“耐管俚局勿局！”善卿讪笑婉言道：“勿是呀，沈小红单做耐一个客人，耐勿去仔无拨哉！刚刚碰着仔节浪，几花开销才勿着杠；屋里再有爷娘搭兄弟，一家门要吃要用，教俚再有啥法子？四面逼上去，阿是要逼杀俚性命哉？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无啥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仔耐，也算一桩罪过事体。倪为仔白相了，倒去做罪过事体末，何苦呢？”莲生沉吟点头道：“耐是也来浪帮俚啲？”善卿脆然作色道：“耐倒说得稀奇，我为啥去帮俚啲？”莲生道：“耐要我到俚搭去，阿是帮俚啲？”

善卿“咳”的长叹一声，却转而笑道：“耐做仔沈小红末，我一径说有啥趣势，耐勿相信，搭俚恩煞。故歇耐动仔气，倒说我帮俚啲哉，故末真真无啥话头！”莲生道：“价末耐为啥要我去？”善卿道：“我勿是要耐再去做俚，耐就去一逮好哉。”莲生道：“去一逮末做啥？”善卿道：“故末就是替耐算计，常恐有啥事体。耐去仔，俚啲要一放心啲，耐末也好看看俚啲光景。四五年做下来，总有万把洋钱哉，一点点局帐也犯勿着少俚，让俚去开销仔，节浪也好过去。难下节做勿做，随耐个便，阿是？”

莲生听罢无言。善卿因怂恿道：“晚歇我同耐一淘去，看俚说啥；倘然有半句闲语听勿进末，倪就走。”莲生直跳起来，嚷道：“我勿去！”善卿只得讪笑剪住。

两人各饮数杯，仍和蕙贞一同吃过中饭。善卿要去代莲

生买办，莲生也要暂回公馆，约善卿日落时候原于此处相会。善卿应诺先行。

莲生吸不多几口鸦片烟，就喊打轿，径归五马路公馆，坐在楼上卧房中，写两封应酬信札。来安在旁服侍。忽听得吉丁当铜铃摇响，似乎有人进门，与莲生的侄儿天井里说话；随后一乘轿子，抬至门首停下。莲生只道是拜客的，令来安看来。来安一去，竟不覆命，却有一阵“咕咕咯咯”小脚步声登上楼梯。

莲生自往外间看时，谁知即是沈小红，背后跟着阿珠。莲生一见，暴跳如雷，厉声喝道：“耐再有面孔来见我，搭我滚出去！”喝着，还不住的跺脚。沈小红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不则一声。阿珠上前分说，也按捺不下。莲生一顿胡闹，不知说些什么。

阿珠索性坐定，且等莲生火性稍杀，方朗朗说道：“王老爷，比方耐做仔官，倪来告状，耐也要听明白仔，难末该应打、该应罚，耐好断哩。故歇一句闲话也勿许倪说，耐陆里晓得有冤枉个事体？”莲生盛气问道：“我冤枉仔俚啥？”阿珠道：“耐是勿曾冤枉倪。倪先生有点冤枉，要搭耐说，耐阿要倪说嘎？”莲生道：“俚再要说冤枉末，索性去嫁拨仔戏子好哉嘛！”阿珠倒呵呵冷笑道：“俚兄弟冤枉仔俚，好去搭俚爷娘说；俚爷娘冤枉仔俚，再好搭耐王老爷说；耐王老爷再要冤枉俚，真真教俚无处去说哉！”说了，转向小红道：“倪去罢，再说啥嘎？”

那小红亦坐在高椅上，将手帕掩着脸呜呜哭泣。莲生乱过一阵，跑进卧房，概置不睬。小红与阿珠在外间，寂静无声。

海上花列传

莲生提起笔来，仍要写信，久之不能成一字，但闻外间切切说话。接着小红竟趑到卧房中，隔着书桌，对面而坐。莲生低下头只顾写，小红颤声说道：“耐说我啥个啥个，我倒无啥；我为仔自家羞仔点，对勿住耐，随便耐去办我，我蛮情愿。为啥勿许我说闲话，阿是定归要我冤枉死个？”说到这里，一口气奔上喉咙，哽咽要哭。

莲生搁下笔，听他说甚。小红又道：“我是吃煞仔倪亲生娘个亏！先起头末要我做生意，故歇来仔个从前做过歇个客人，定归原要我。我为仔娘了听仔俚，说勿出个冤枉，耐倒再要冤枉我姘戏子。”

莲生正待回驳，来安匆匆跑上，报说：“洪老爷来。”莲生起身向小红道：“我搭耐无啥闲话，我有事体来里，耐请罢。”说毕，丢下沈小红在房里、阿珠在外间，径下楼和洪善卿同行，至东合兴里张蕙贞家。

张蕙贞将善卿办的物事与莲生过目。莲生将沈小红陪罪情形，述与蕙贞。大家又笑又叹。当晚善卿吃了晚饭始去。

蕙贞临睡，笑问莲生道：“耐阿要再去做沈小红？”莲生道：“难是让小柳儿去做个哉。”蕙贞道：“耐勿做末，倒勦去糟蹋俚。俚教耐去，耐就去去也无啥，只要如此如此。”莲生道：“起先我看沈小红好像蛮对景，故歇勿晓得为啥，俚凶末勿凶哉，我倒也看勿起俚。”蕙贞道：“想必是缘分满哉。”闲论一回，不觉睡去。

次日五月初三，洪善卿于午后来访莲生，计议诸事，大略齐备，闲话中复说起沈小红来。善卿仍前相劝，莲生先入蕙贞之言，欣然愿往。

于是洪善卿、王莲生约同过访沈小红。张蕙贞送出房

第三十四回

门，望莲生丢个眼色，莲生笑而领会。及至西巷芳里沈小红家门首，阿珠迎着，喜出望外，呵呵笑道：“倪只道仔王老爷倪搭勿来个哉。倪先生勿曾急煞，还好俚。”一路讪笑，拥至楼上房间。

沈小红起身厮见，叫声“洪老爷”、“王老爷”，嘿然退坐。莲生见小红只穿一件月白竹布衫，不施脂粉，素净异常；又见房中陈设一空，殊形冷落，只剩一面着衣镜，为敲碎一角，还嵌在壁上，不觉动了今昔之感，浩然长叹。阿珠一面加茶碗，一面搭讪道：“王老爷说倪先生啥个啥个，倪下头问我：‘陆里来个闲话？’我说：‘王老爷肚皮里蛮明白来浪，故歇为仔气头浪说说罢哉呀，阿是真真说俚姘戏子？’”莲生道：“姘勿姘，啥要紧嘎？勤哉。”阿珠事毕自去。

善卿欲想些闲话来说，笑问小红道：“王老爷勿来末，耐牵记煞；来仔倒勿响哉。”小红勉强一笑，向榻床取签子烧鸦片烟，装好一口在枪上，放在上手。莲生就躺下去吸，小红因道：“该副烟盘还是我十四岁辰光搭倪娘装个烟，一径放来浪勿曾用，故歇倒用着哉。”

善卿就问长问短，随意讲说。阿珠不等天晚，即请点菜便饭。莲生尚未答应，善卿竟作主张，开了四色去叫。莲生一味随和。

晚饭之后，阿珠早将来安、轿班打发回去，留下莲生，哪里肯放。善卿辞别独归，只剩莲生、小红两人在房。小红才向莲生说道：“我认得仔耐四五年，一径勿曾看见耐实概个动气。故歇来里我面浪动个气，倒也为是搭我要好了，耐气到实概样式。我听仔娘个闲话，勿曾搭耐商量，故末是我

勿好。耐要冤枉我姘戏子，我就冤枉死仔，口眼也勿闭个哩！时髦倌人生意好，寻开心，要去姘戏子；像我生意阿好嘅？我呷勿是小干件勿懂事体，姘仔戏子阿好做生意？外头人为仔耐搭我要好末，才来浪眼热；劲说啥张蕙贞，连搭仔朋友也说我邱话。故歇耐去说仔我姘戏子，再有啥人来搭我伸冤？除非到仔阎罗王殿浪刚刚明白咵。”

莲生微笑道：“耐说勿姘就勿姘，啥要紧嘅。”小红又道：“我身体末是爷娘养来浪。除仔身体，一块布，一根线，才是耐办拨我个物事。耐就打完仔，也无啥要紧。不过，耐要豁脱我个人，耐替我想想看，再要活来浪做啥？除仔死，无拨一条路好走。我死也勿怪耐，才是我娘勿好。不过我替耐想：耐来里上海当差使，家眷末也勿管带；公馆里就是一个二爷，笨手笨脚，样色样勿周到；外头朋友，就算耐知己末，总有勿明白个场花，就是我一个人晓得耐脾气。耐心里要有啥事体，我也猜着着，总称耐个心。就是说说笑笑，大家总蛮对景。张蕙贞巴结末巴结煞，阿能够像我？我是单做耐一个，耐就勿曾讨我转去，赛过是耐个人，才靠耐来里过去。耐心里除仔我，也无拨第二个称心个人来浪。故歇耐为一时之气，豁脱仔我，我是就不过死末哉，倒是替耐勿放心。耐今年也四十多岁哉，倪子、囡件才勿曾有，身体本底子娇寡，再吃仔两筒烟，有仔个人来浪陪陪耐，也好一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脚。耐倒硬仔心肠，拿自家称心个人冤枉杀仔，难下去耐再要有啥勿舒齐，啥人来替耐当心？就是说句闲话，再有啥人猜得着耐个心？睁开眼睛要喊个亲人，一歇也无处去喊。到该个辰光，耐要想着仔我沈小红，我就连忙去投仔人身来服侍耐，也来勿及个哉！”说着，重复呜呜的

哭起来。

莲生仍微笑道：“该号闲话说俚做啥？”小红觉得莲生比前不同，毫无意思，忍住哭，又说道：“我搭耐实概说，耐原无拨回心，我再要说也无啥说个哉。就算我千勿好、万勿好，四五年做下来，总有一点点好处。耐想着我好处末，就望耐照应点我爷娘，我末交代俚噪，拿我放来浪善堂里。倘或有一日伸仔冤，晓得我沈小红勿是姘戏子，原要耐收我转去，耐记好仔。”

小红没有说完，仍禁不住哭了。莲生只是微笑。小红更无法子打动莲生。比及睡下，不知在枕头边又能几许柔情软语，不复细叙。

明日起来，莲生过午欲行。小红拉住，问道：“耐去仔阿来嘎？”莲生笑道：“来个。”小红道：“耐勤骗我哩。我闲话才说完哉，随耐便罢。”莲生佯笑而去。

不多时，来安送来局帐洋钱，小红收下，发回名片。接连三日，不见王莲生来。小红差阿珠、阿金大请过几次，终不见面。

到初八日，阿珠复去请了回来，慌慌张张告诉小红道：“王老爷讨仔张蕙贞哉，就是今朝日脚浪讨得去。”小红还不甚信，再令阿金大去。阿金大回来，大声道：“啥勿是嘎！拜堂也拜过哉，故歇来浪吃酒，闹热得来！我就问仔一声，勿曾进去。”小红这一气，却也非同小可，跺脚恨道：“耐就讨仔别人，倒无啥；为啥去讨张蕙贞！”当下欲往公馆当面问话，辗转一想，终不敢去。阿珠、阿金大没兴散开。小红足足哭了一夜，眼泡肿得像胡桃一般。

这日初九，小红气的病了。不料敲过十二点钟，来安送